

Research Trends and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Languages in The Past Fifteen Years (2009-2024)

近十五年(2009-2024)继承语研究动态及其发展趋势

Chili Li^{1*}; Yue Jiang²; Yijie Wang³; Shuang Zhang⁴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China

Email: lichili@hbut.edu.cn; 2201586627@qq.com; 1293828965@qq.com; 470046501@qq.com

Received : 14 December 2024

Accepted : 5 February 2025

Published : 28 March 2025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have increased.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world will use heritage languages to maintain and pass on 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making society develop towards diversification. In view of the upsurge in heritage languag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dynam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field. Based on the CNKI database, this paper collected 46 relevant literatures on heritage language research from 2009 to 2024, adopted a scoping review method, and used tools such as CiteSpace and Excel to sort out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end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research on heritage languag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especially reaching a peak in 2023, showing its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2) The research revealed many hot topics, including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language, the identity and motivation research of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the policy support for the heritage language, and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language environment on heritage language; 3) Taking 2015 and 2020 as the nodes, the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tarting stag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4) The sudden increase in keywords such as heritage language, identity, and family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heritage language, which ma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culture.

Keywords

Development Trend; Heritage Languag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Research Dynamics; Scope Research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对掌握语言能力的专业人士需求不断增加，语言多样性以及文化传承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国内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Woraditnitiwaraatorn, 2024)。继承语(heritage language)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关乎语言的传承和演变，还与文化认同、语言多样性、族群融合等社会文化现象紧密相关。“继承语”一词最早见于 1977 年加拿大的“安大略继承语项目”，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美国，随后在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领域被广泛采纳，逐渐成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热点(曹贤文, 2014)。对于继承语概念的定义，学界存在多种观点。Polinsky (2008)认为继承语是指因语言环境改变而未能完全掌握的母语或第一语言，它兼具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特点；但又与这两者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张广勇, 2014)；Fishman(2006)则认为“继承语”是主要在家庭环境中使用的语言，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双语能力，但该语言在学习者日常工作语言中仅处于消极待用的地位；同时 Fishman 将继承语分为三类：移民继承语，指美国独立后，从世界各地来的移民所使用的任何一种语言，如华裔使用的汉语；原住民继承语，指在美洲大陆居住的原住民使用的印第安语；殖民国继承语，指美国独立之前的欧洲殖民者使用的语言，如法语、德语等(Fishman, 2001)。上述对继承语的界定各有侧重，归纳起来就构成了继承语的显著特点：中断性、家庭性以及归属感(高虹, 2010)。

近年来继承语教育研究不断深入，继承语教育在美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移民的融合也给美国带来了丰富的语言资源。根据美国继承语资源中心统计，大约有 4600 万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继承语，继承语培训机构已超过 6000 处，涉及的语言种类超过 145 种(高虹, 2010)。加拿大也积极实施保护和发展少数族裔语言的政策，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一直致力于保护和推崇官方语言的二元性，随后通

过语言政策来支持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杨晓雯, 刘莎, 2022)。但与此同时, 继承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移民较多的国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存在继承语传不过三代的现象, 移民后代丢失继承语的现象日益突出(陈建伟, 2013)。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庞大, 且人数在不断地增长, 而华裔学生是其中的主力军(Yue, 2024), 然而只有 40% 的华裔二代移民能熟练讲汉语, 而到第三代移民这个比例快速下滑至 10%(刘丽敏, 2019)。许多华裔移民家庭由于对融入移民国家主流社会的期望, 不强调子女学习和继承汉语, 导致学习者对于汉语继承语学习的动机、认同感不足(邵明明, 2018)。在主要移民国家, 外来移民的语言, 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不可避免地面临逐渐被社会主导语同化的命运, 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被当做“异族语言”加以排斥(韩晓明, 2018)。应对汉语继承语面临的困境, 保护和传承语言多样性成为当前汉语继承语发展的重要任务, 特别是对于华裔移民及其后代而言, 汉语不仅是沟通的工具, 更是连接祖籍国文化的桥梁。探讨继承语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对于了解汉语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语言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

继承语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它能帮助我们更加细致地了解继承语学习者语言发展和族群认同的形成过程, 还能保护和传承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语言, 促进社会融合和文化多样性, 为教育政策的制定、语言教育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鉴于继承语对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有必要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进行梳理分析。因此, 本文拟采用范围综述的方法, 并采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分析近十五年(2009-2024)继承语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等, 并做出总结, 旨在全面、客观、科学、形象地反映这一时期继承语相关研究的基本状况、动态演进历程和前沿热点, 为学界在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研究综述的文献依据，继承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以了解其现状其发展其实。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 (1) 继承语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空间分布情况如何？
- (2) 继承语相关的研究热点有哪些？
- (3) 继承语的演进路径及发展前景如何？

研究工具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范围综述方法(PRISMA-P)，对文献进行了快速证据评估，具体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献检索确认(identification)，本研究以“继承语”、“传承语”进行检索，并将期刊限定在与继承语的期刊上，文章检索时间跨度设置为 2009-2024 年。第二阶段为初步筛选(Screening)，具体来说，我们以“继承语”、“传承语”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发现 68 篇相关文章。文献检索工作于 2024 年 11 月 9 号完成。第三阶段是文献入选资格评估 (Eligibility)，从第三阶段筛选得知，与继承语主题相关的文献共有 68 篇，在手动去除重复检索的文献(n=7)之后，还剩下 61 篇文献。第四阶段是纳入符合资格标准的文献(Included)，将其进行定量综合分析，检索标准不包括书籍、图书系列、会议论文集；经过全面评估，确定相关文章 46 篇。所有被选中的文献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覆盖了与继承语学习者、继承语教学、继承语动机研究等相关的重要议题，有助于深入分析研究主题的各个方面，能够为理解和探讨问题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本文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取的 46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首先，从宏观数量上梳理了继承语研究的整体情况；然后利用关键词聚类共现知识图谱、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度得出研究热点；同时利用时间线图谱分析研究热点随着时间变迁的变化趋势，以期较全面、

客观、系统地呈现其的整体情况和发展趋势，为今后的继承语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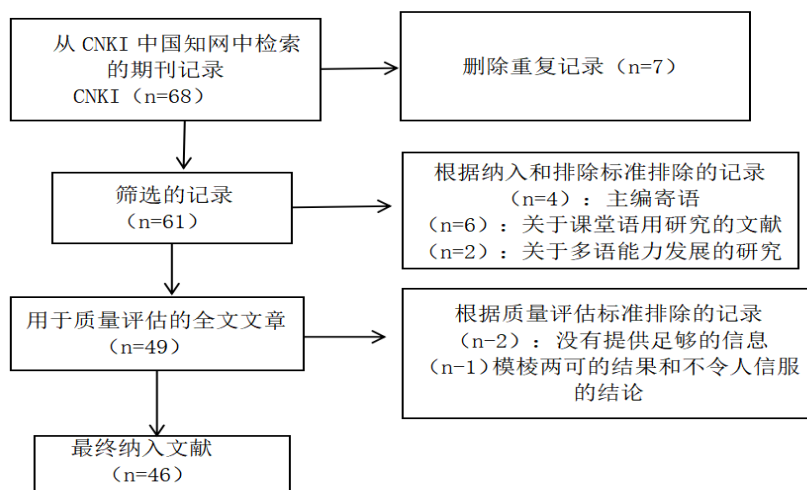


图 1. PRISMA-P 流程图

继承语研究的总体情况和空间分布

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2009-2024)里与继承语密切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有 46 篇(表 1, 图 2)。在继承语研究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 相关的研究文献从发文量上看, 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起步阶段、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笔者认为, 可以以 2015 年为节点, 将继承语的发展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2009—2015, 该阶段继承语作为语言教育中的一个新兴概念, 开始受到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关注, 学者们开始探讨继承语的定义、特点及其与第二语言学习的区别。在此期间, 中文教育领域的学者开始对继承语的教育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多关注华裔后代的中文学习现状。此阶段相关论文数量较少, 属于起步阶段, 为后期继承语发展打下了基础。2016—2020 年为第二阶段, 该阶段继承语的教学开始从传统的中文教学当中脱离出来, 学者们对继承语教学理论

研究逐步深化，结合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探讨继承语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属于初步探索阶段。2021-2024 年为第三阶段，该阶段发文量较多，仅 2023 年一年，论文发文量就多达 8 篇。该阶段继承语的教育政策逐渐成熟，教育资源开始向全球华侨华人社区倾斜，也开始聚焦于继承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身份认同、跨文化研究等话题，属于快速发展阶段。我们注意到 2024 年文献只检索到 11 月，可以预测未来几个月还有相关的文献刊发。

表 1. 继承语研究总体情况

年份	发文量	年份	发文量
2009	0	2017	6
2010	2	2018	3
2011	0	2019	3
2012	1	2020	4
2013	3	2021	7
2014	3	2022	3
2015	1	2023	8
2016	1	202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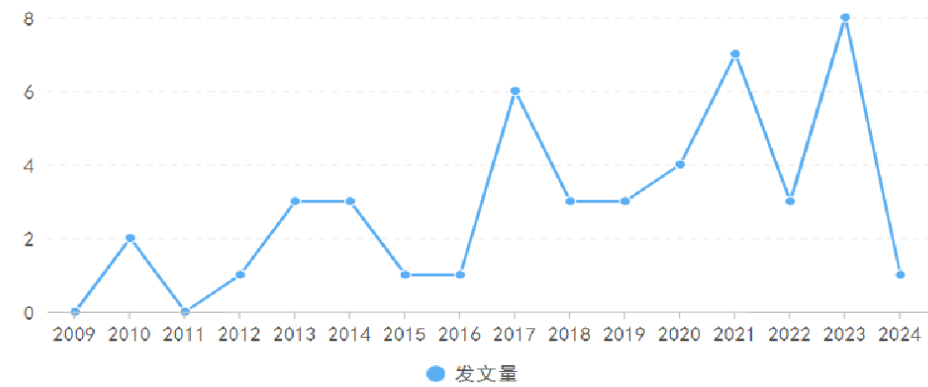


图 2. 继承语研究总体情况

空间分布

研究者及合作情况

将检索到的 46 篇文章导出成文献数据后,导入 CiteSpace 并运行,设置时间跨度(Time Slicing)为 2009-2024 年,时间切片(# Year Per Slice)1 年,对“作者合作网络图谱”进行可视化,它能够显示研究领域内作者之间是否有合作、是否形成了合作团队以及团队合作程度等情况(图 3)。

图谱中的节点(也称为年轮)代表作者,节点之间如果有连线,说明作者之间有合作。根据图 2 的作者共现图显示,只有少数作者有一些共同发表的论文,但总体而已,研究人员呈发散分布,基本上是开展独立研究,研究人员之间合作联系不明显,缺乏团队合作,说明需要加强该领域的专业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学科建设。我们要积极推进继承语相关研究领域合作,鼓励学者根据实时发生的案例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更好地推动继承语研究更快更好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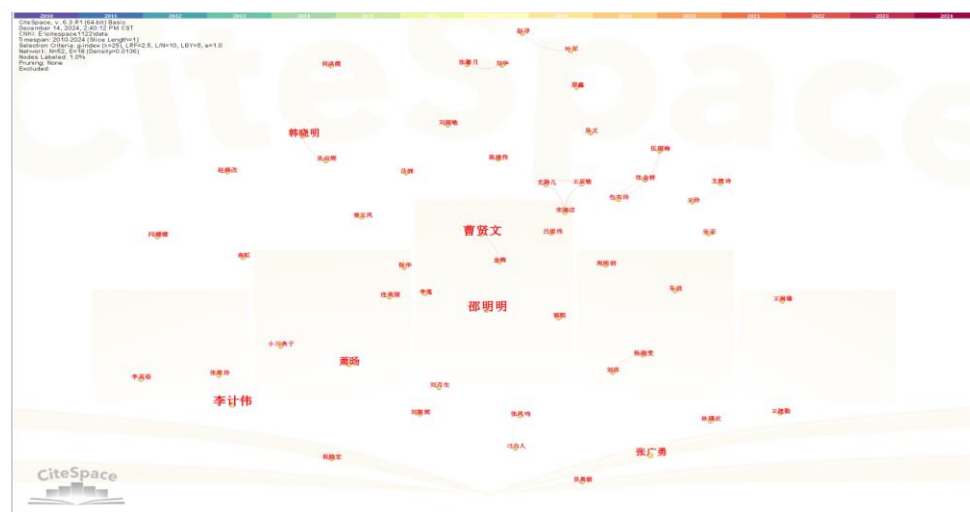


图 3.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发文机构

CiteSpace 软件用于可视化文献数据源，并在图 4 获得了作者所属机构的共现图，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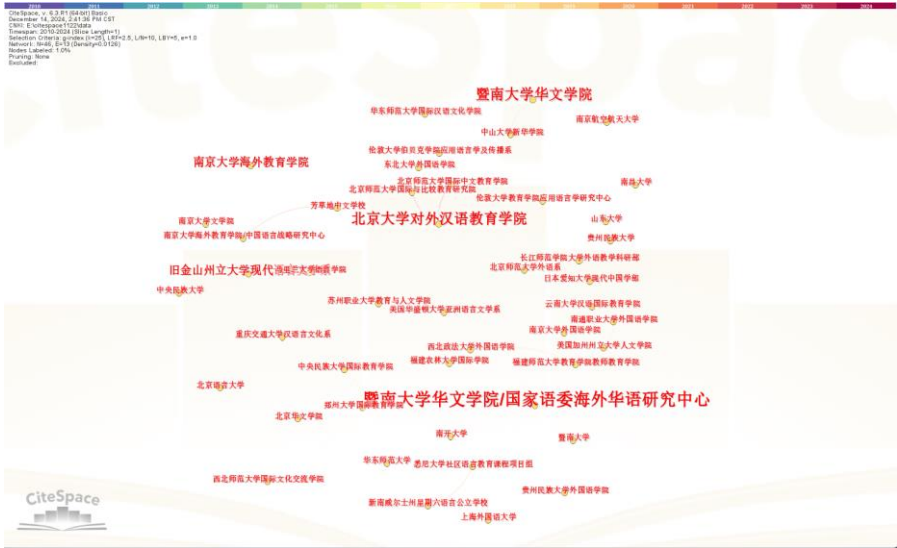


图 4. 作者所属机构共现图

结果显示，在 2019-2024 年期间，继承语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国家学委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南京大学海外海外教育学院、旧金山州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院等。

继承语领域研究成果

研究热点通常指在某领域内，当前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主题或问题；这些热点往往代表了该领域内最新的发展趋势、关键问题或者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赵应吉,董保华, 2022)。本文借助 CiteSpace，使用关键词共现、频次、中介中心度等指标来综合考察“继承语/传承语”研究的研究热点，通过 CiteSpace 的“Bursts”功能可以识别在一段时间内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体现该阶段的发展与热点。使用 CiteSpace 进行分析时，节点选择“关键词(Keywords)”，网络裁剪方式

(Pruning)选择路径巡径(Path finder)下的修剪切片网络(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修剪合并网络(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聚类标签词提取系统默认的 LLR 算法, 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图 5)。

目前继承语领域研究成果丰富, 邵明明、曹贤文等学者多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继承语进行研究, 使我们对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知识及语言能力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继承语语言政策、继承语学习者的动机、族群认同, 以及海外华人华语研究, 重点探讨了继承语在促进华人身份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方面的作用。本论文主要从继承语的语言习得与发展、继承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与动机研究、继承语发展的政策支持、社会语言环境对继承语的影响等多维度探讨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发展, 强调了家庭和社区在继承语传承中的重要性, 以及社区语言文化和语言政策对继承语发展的影响, 同时也探讨继承语在跨文化交流和族群融合中的独特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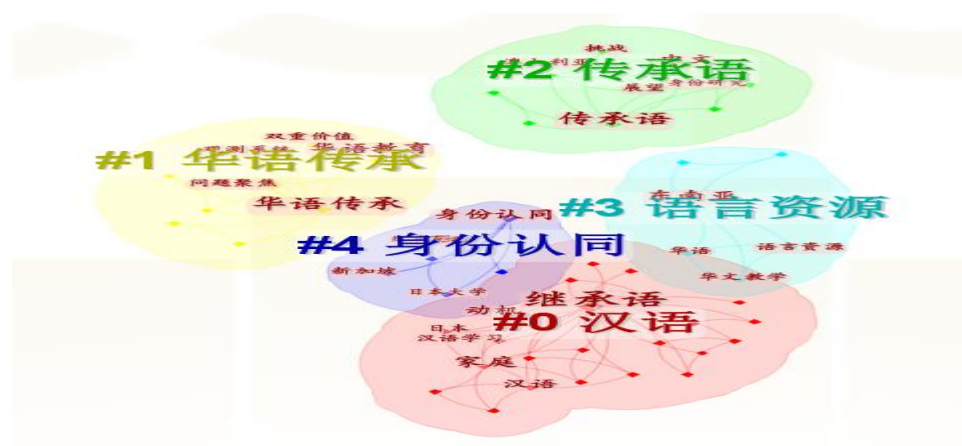


图 5.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表 2. 关键词聚类标签(LLR)

聚类序列号	聚类大小	S 值	代表性关键词
#0	23	0.989	汉语、继承语、动机、日本、汉语学习、家庭、汉语
#1	10	0.934	华语传承、问题聚焦、观测系统、双重价值、华语教育
#2	9	0.879	传承语、澳大利亚、展望、中文、身份研究、挑战
#3	6	0.857	语言资源、华文教学、华语、东南亚
#4	6	0.867	身份认同、纵向调查、汉语教育、新加坡、日本大学

表 2 是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中提取的关键词聚类标签,表中“聚类序列号”所对应的聚类与图 4 相照应。由于各个聚类及代表性关键词内容有重复,因此表中仅体现规模较大和体现不同类型的主题 #0、#1、#2、#3、#4 共 5 个聚类。经过整理分析,我们将继承语研究热点归纳为:继承语的语言习得与发展、继承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与动机研究、继承语发展的政策支持、社会语言环境对继承语的影响。

继承语的语言习得与发展

继承语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继承语学习者通过学习和使用继承语,这对于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至关重要。Vadlès 从语言习得的角度出发,根据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情况将“继承语学习者”定义为:学习家庭所用的非官方通用语言的人,他们能够说或至少听懂这种家庭语言,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他的定义表明继承语学习的本质属性为“继承性”(Vadlès et al., 1999)。

继承语习得不同于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但又同时兼有两者的一些特征,被认为是母语和二语的交叉点(Montrul, 2010)。多数继承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一样从孩童时期开始在自然语境中接受目标语言输入,最早接触语言的时间要早于成年二语习得者,所以继承语学习者在发音和音位特征方面要优于二语学习者(Au et al., 2002)。除此之

外, 继承语学习者在课堂语法学习上比二语学习者表现好(Montrul & Bowles, 2009), 主要是由于继承语学习者较早接触目标语, 使得他们更依赖于隐形的学习方式, 在认知潜能方面更具有优势, 语言水平更接近本族语者水平。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来看, 继承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存在差距, 由于继承语学习者主要在家庭交流中使用继承语, 导致语言输入的数量减少, 另外学习者的继承语在移民国家属于非主流地位, 继承语学习者又有融入社会的需求, 导致使用继承语的机会进一步减少。继承语学习者与二语学习者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主要体现在语言迁移现象上。继承语习得会受到英语的影响, 在语音、形态和句法各个层面都有体现(Polinsky, 2006), 但是母语学习者基本不会遇到石化和迁移的问题。

总的来说, 继承语学习者与传统的二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之间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差异, 在语音和语法学习方面优于第二语言学习者, 但在语言输入的质量和数量上又与母语学习者存在差距。继承语的语言习得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习得、语言保持和语言变化的机制, 还与文化认同、语言多样性、族群融合等社会文化现象紧密相关。

继承语学习者的族群认同与动机研究

处于多元文化背景中的继承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非常复杂与动机研究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继承语学习中, 身份认同和动机程度不仅是个体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关键驱动力, 还决定了学习者在跨文化背景下对继承语的态度、投入程度以及语言能力的提升。

族群认同是继承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族群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以及与之相伴的态度和情感(Pinney, 1992)。Fishman(2006)认为族裔的身份认同是除语言态度、学习动机之外的, 影响继承语发展的重要因素。继承语者的身份认同与继承语学习者语

言学习的水平成正相关。那些维护自身文化、具有民族认同感的语言继承者会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他们的社会流动性更强、个人能力更高，在主流社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Cho & Krashen, 1998)。

与继承语学习者族裔身份认同相关的语言学习动机研究也较为复杂。已有研究显示，继承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不仅有出于族群和文化认同目的的融入型动机，还有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工具型动机(王爱平, 2000)。Cho et al. (1997)对美国韩裔继承语学习者学习动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家庭和工作是其主要的学习动机，其中包括加强与父母和亲戚的交流、增加工作机会等。邵明明对日本继承语者进行调查，发现职业发展和交流动机是继承语学习者主要动机，自我提升和情感动机为一般动机，外在动机为次要动机(邵明明, 2018)。这表明继承语学习者希望通过语言和文化优势来扩大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与家庭中其他成员沟通也强化了他们学习继承语的动机。

由此可见，继承语学习者的族群认同与学习动机之间关系密切，继承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比较复杂，不仅有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融入型动机，还包含有获取更多工作机会等工具型动机。

继承语发展的语言政策支持

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指政府、教育机构、社会组织或社区为了达到特定的语言相关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计划、规定、指导原则和实践。这些政策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并且可能涉及多个层面，包括国家、地区或地方层面，而继承语的发展受到宏观语言政策和家庭语言政策两方面影响。

宏观语言政策决定着该国语言规划的选择，从而影响着该国少数民族裔的语言选择。以美国为例，在“9·11”事件以前美国的语言政策主要是维护英语的绝对权威排除其他民族语言的使用，限制了继承语的发展。但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推行“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教育战略将国家外语能力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继承语作为体现

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内容获得较大的发展(杨晓雯, 刘莎, 2022)。在 2010 年, 全美约有 6000 个继承语培训机构, 涉及继承语约 145 种, 超过 4600 万人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继承语。30 年时间继承语学习者数量增长了一倍(高虹, 2010)。在 2017 年, 美国文理科学院督促各大高校加大继承语经费的投入, 鼓励继承语学习者学习本民族的语言,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继承语的发展。

影响继承语发展的家庭语言政策也在继承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07 年 Bernard Spolsky 提出“家庭语言政策”这一概念 (Family Language Policy, 简称: FLP), 关于微观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得以快速发展, 之后 Curdt Christiansen (2014) 指出 FLP 除了强调显性的语言规划外, 还应关注家庭内部的隐性决策, 也就是家庭成员对语言的意识形态。但不论是显性的家庭策略还是隐性的家庭策略, 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父母对继承语传承的信念和目标, 如果父母关心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认同, 在家庭中创造有利于继承语学习者语言学习的条件, 如: 送孩子去继承语学校学习、在家教孩子继承语, 那么就有利于孩子的继承语学习(Zhang, 2008)。

总的来说, 继承语宏观的语言政策以及家庭语言政策都对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产生重要的作用。宏观的语言政策影响着该国少数民族裔的语言选择与文化认同, 而继承语家庭父母采取的显性和隐性的家庭策略产生的家庭语言氛围会对孩子学习和保持族裔语言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语言环境对继承语的影响

移民群体的语言传承问题通常发生在语言接触频繁的双语或多语环境中, 发生语言接触的环境决定着继承语语言输入的数量和质量, 从而影响继承语语言的学习和保持。另外, 学习者继承语水平与其语言使用频率、社会和媒体接触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Luo & Wiseman,

2000)。而对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产生主要影响的则是社区环境以及家庭生活环境(邵明明, 2018)。

继承语学习者生活的家庭环境、居住的社区、学习者与族群成员的接触等环境是继承语保持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多元文化视角下, 增强学习者的文化意识, 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习(Wang et al., 2024)。有研究发现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比散居的华人保持和传承华语的可能性更高, 主要是因为华人社区为华裔接触、学习华语提供了重要的语境, 为学习者提供了大量继承语的接触机会(尉万传, 2004)。可以说与本族语的人联系越密切, 越有利于继承语学习者学习和保持继承语。

除此之外, 家庭继承语环境对继承语的保持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对子女继承语保持和发展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 家庭的读写环境和继承语学习者读写能力的发展显著相关, 还会影响孩子继承语流失的程度(Xiao, 2006)。家庭生活环境可以为继承语学习者提供真实的语言环境, 创造大量的继承语接触机会, 也决定着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输入和输出数量和质量。

总的来说, 社会语言环境直接关系到继承语学习者继承语使用的频率, 是影响其继承语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良好的社区环境与家庭生活环境有助于增加继承语学习者的语言使用频率, 促进继承语的学习。

继承语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为了更进一步的对近 15 年来相关的研究热点主题进行分析, 我们使用 CiteSpace 的基于术语的时间线聚类功能, 对近 15 年来继承语发展情况进行时间线聚类分析。图 6 和图 7 显示了聚类时间线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 5 个突发单词的分布。

Top 6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0 - 2024
继承语	2010	2.09	2012	2014	
身份认同	2016	1.1	2016	2017	
家庭	2017	1.6	2017	2018	
东南亚	2018	1.07	2018	2019	
传承语	2014	0.66	2019	2020	
中文	2020	0.9	2020	2021	

图 6. 研究趋势分析——关键词突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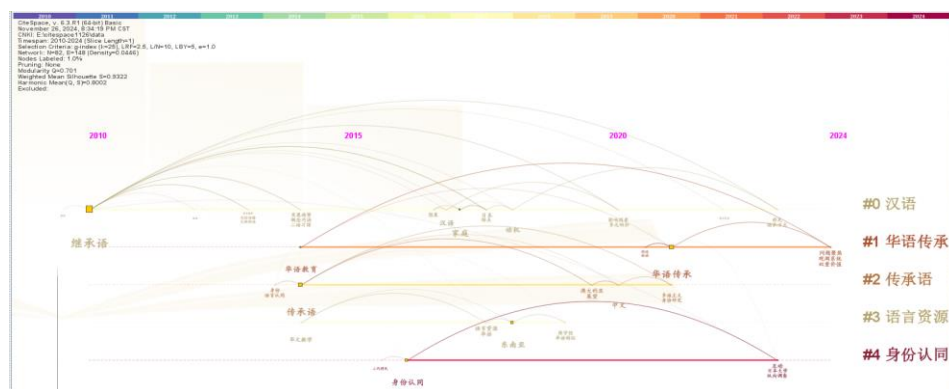


图 7. 继承语领域论文分布时间聚类线

从聚类时间线发展的图 6 和图 7 可以看出，总体研究是围绕“继承语”、“身份认同”、“家庭”等主题来进行的，但是研究的总体方向在不同的时间段有所不同。此外，如图 6 所示，Year 表示关键词出现的年份，Begin 表示关键词开始突变的年份，End 表示关键词突变完成的年份。Strength 代表突变的强度，大量强度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图 6 列出了 6 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都有一个对应的年份，表示该关键词在那一年的引用突增最为显著。2009 年-2024 年，突增关键词不多，主要有继承语、身份认同、家庭、东南亚、传承语、中文等。可以看出继承语/传承语的相关研究中关键词突现的强度值大约在 0.66 到 2.09 之间，大多数关键词的突增是单年的，即开始和结束年份相同，而“继承语”的突增持续到了下一年。总的来说，这些突增的关键词反

映了学术界和社会对继承语领域关注度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教育、政策和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结合图 6 和图 7 来看，总体趋势上，“继承语”在 2010 年达到高峰，表明关于继承语的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一时期学者们非常关注继承语的定义、特征、习得过程以及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继承语传承和保持等热点话题。时间分布上，从 2009 年到 2024 年，研究热点从较为单一的继承语概念内涵、二语习得逐渐向学习者的身份认同、学习动机等方面扩展。从地理分布上看，继承语研究分析扩展到涉及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地区的研究，显示出继承语的研究更具有国际化视角。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从早期的动机、态度等描述性研究，逐渐过渡到使用中介效应、层级回归等质性量性的研究方法对继承语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

继承语的研究正逐渐从宏观层面向更深层次的个体差异、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等方面转变，研究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和多样化。随着汉语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这些研究将对汉语继承语教学实践和汉语国际推广产生积极影响。

结论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基于中国知网近 15 年(2009-2024)的数据库，对继承语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研究结果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从整体情况来看，近 15 年来该领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大致上分为起步阶段、初步探索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从研究热点来看，主要有继承语的语言习得与发展、继承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与动机研究、继承语发展的政策支持以及社会语言环境对继承语的影响等；从研究趋势来看，体现出多元化、广泛性、动态性的研究趋势；继承语在未来的发展当中，继承语与二语习得的

研究仍然是研究热点。随着汉语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这些研究将对汉语继承语教学实践和汉语国际推广产生积极的影响。

启示

从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继承语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可能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教育政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因素有关；从继承语的语言习得与发展、继承语学习者的身份认同与动机研究到继承语发展的政策支持这几个研究热点的变迁，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不同研究议题的关注和深入；研究趋势的动态性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议题和方法都在不断更新。研究者需要保持对最新研究动态的敏感性，并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和方法。通过了解继承语发展动态，可以帮助教师们设计更有效的继承语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使得学生们有更好地个性化学习体验，从而激发继承语学习者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有助于增加继承语学习者们的文化认同，促进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融合，通过语言教育和文化传承加强社会凝聚力。但是研究也同时表明，继承语的发展也存在一些潜在挑战，继承语可能在家庭中代际传递过程中逐渐丧失；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在政策支持、教育改革、社区参与、资源开发和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做出努力，为继承语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更好地应对继承语发展新形势下的风险与挑战。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我们将检索结果截止于 2024 年 11 月，可能错过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于 2024 年全年的研究热点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研究主要基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没有涵盖其他数据库或国际期刊的研究成果，对研究结果的全面性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出现时间较短，缺乏实证研究以及长期深入的案例研究。

致谢

本研究受以下基金项目资助：湖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基于活动理论的国际中文教师超语行为研究”(XJ2024004502)；202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多语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24D014)。

参考文献

- [1] Au, T. K., Knightly, L. M., Jun, S.A., & Oh, J. S. (2002). Overhearing a Language During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3), 238-243.
- [2] Cho, G., Cho, K. S., & Tse, L. (1997). Why ethnic minorities want to develop their heritage language: The case of Korean-Americans.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0(2), 106-112.
- [3] Cho, G., & Krashen, S. (1998).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heritage language loss and why we should care. *Heritage language development*, 31, 31-39.
- [4]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14).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learning Chinese at odds with learning English?. In *Learning Chinese in diasporic communities* (pp. 35-56). John Benjamins.
- [5] Fishman, J. (2006). Chapter 1. Acquisition, Maintenance, and Recovery of Heritage Languages: An “American Tragedy” or “New Opportunity”?. In *Developing Minority Language Resources: The Case of Spanish in California* (pp. 1-11). Bristol, Blue Ridge Summit: Multilingual Matters.
- [6] Fishman, J. (2001). 300-plus years of heritag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eritage Language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Delta Systems*.
- [7] Luo, S. H., & Wiseman, R. L. (2000). Ethnic language maintenanc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3), 307-324.
- [8] Montrul, S. How similar are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nd Spanish heritage speakers? Spanish clitics and word order.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010;31(1):167-207.
- [9] Montrul, S., & Bowles, M. (2009). Back to basics: Differential object marking under incomplete acquisition in Spanish heritage speakers. *Bilingualism*, 12(3), 363-383.
- [10] Polinsky, M. (2006). Incomplete acquisition: American russian. *Journal of Slavic linguistics*, 191-262.
- [11] Polinsky, M. (2008). Gender under incomplete acquisition: Heritage speakers’ knowledge of noun categorization.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 [12] Phinney, J. S. (1992).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diverse group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7(2), 156-176.
- [13] Valdés, G., Peyton, J., Ranard, J., & McGinnis, S. (1999). Heritage language students: Profiles and possibilities. *Heritage languages in America: Preserving a national resource*, 37-80.
- [14] Woraditnitiwaraatorn, N. (2024). 泰国不同行业中文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分析.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1), 54-63.
- [15] Wang, Y., Zhang, S., Jiang, Y., & Li, C. (2024).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超语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基于 SSCI 期刊的分析.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1), 1-15.
- [16] Xiao, Y. (2006). Heritage learner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 Home background.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4(1), 47-56.
- [17] Yue, M. (2024). 面向华裔学生的“听说+读写”中文教学模式探析——以印尼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2023 级大专班为例. *Sinoling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2), 170-189.
- [18] Zhang, D. (2010).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Second-Generation Children in the U.S.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33(1), 42-60.
- [19] 曹贤文.(2014).“继承语”理论视角下的海外华文教学再考察. *华文教学与研究*(4),48-56.
- [20] 陈建伟.(2013).国外继承语代际传播研究综述.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6),71-74.
- [21] 高虹. (2010). Heritage language 的由来及其中文译名. *中国科技术语*,12(2), 48.
- [22] 韩晓明.(2018).继承语理论对东南亚华语传播的启示. *民族教育研究*(1),129-136.
- [23] 刘丽敏.(2019).美国华裔子女汉语继承语教育现状与问题. *比较教育研究*(12),51-56.
- [24] 邵明明.(2018).汉语继承语学习者家庭因素和学习动机研究——以日本汉语继承语学习者为例. *华文教学与研究*(2),53-63.
- [25] 尉万传. (2004). 东南亚华裔留学生汉语学习背景浅探. *东南亚纵横*, (4), 56-59.
- [26] 王爱平.(2000).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汉语学习动机.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7-71.
- [27] 杨晓雯 & 刘莎.(2022).六十年海外继承语教育研究综述. *红河学院学报*(6),124-131.
- [28] 张广勇.(2014).国外继承语习得研究新进展. *现代外语*(1),127-136.
- [29] 赵应吉,董保华.(2022).外语课程思政研究的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2015—2021). *外国语文*, (6),129-139.